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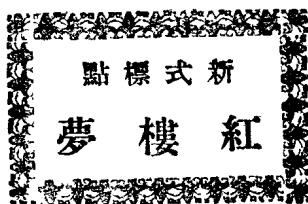
紅樓夢

唐駘題

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七版

全書六册 定價大洋二元八角



標點者 何 銘

校閱者 何 銘

出版者 新文化書社

印刷者 新文化書社

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 新文化書社

各省各書局均有代售

紅樓夢

第一百一回

大觀園月夜驚幽魂

散花寺神籤占異兆

却說鳳姐回至房中，見賈璉尚未回來，便分派那管辦探春行李妝奩事的一千人。那天已有黃昏以後，因忽然想起探春來，要瞧瞧他去；便叫豐兒與兩個丫頭跟着，頭裏一個丫頭打着燈籠。走出門來，見月光已上，照耀如水，鳳姐便命打燈籠的回去罷；因而走至茶房窗下，聽見裏頭有人噉噉喳喳的，又似笑，又似哭，又似議論什麼的。鳳姐知道不過是家下婆子們又不知搬什麼是非，心內大不受用；便命小紅進去，妝做無心的樣子，細細的打聽着，用語套出原委來。

小紅答應着去了，鳳姐只帶着豐兒，來至園門前，門尚未關，只虛虛的掩着；於是主僕二人，方推門進去。只見園中月色，比着外面更覺明朗；滿地下重重樹影，杳無人聲，甚是淒涼寂靜。剛欲往秋爽齋這條路來，只聽唿的一聲風過，吹的那樹枝上落葉，滿園中唼唼的作響。

，枝梢上吱吱嘍發哨；將那些寒鴉宿鳥，都驚飛起來。

鳳姐吃了酒，被風一吹，只覺身上發噤起來。那豐兒也把頭一縮，說：『好冷呀！』鳳姐也撐不住，便叫：『豐兒，快回去把那件銀鼠坎肩兒拿來，我在三姑娘那裏等着。』豐兒巴不得一聲，也要回去穿衣裳來；答應了一聲，回頭就跑了。

鳳姐剛舉步，走了不遠，只覺身後唏唏嘩嘩，似有開噴之聲，不覺毛髮森公豎了起來；由不得回頭一看，只見黑油油的一個東西，在後頭伸着鼻子聞他呢。那兩隻眼睛，恰似燈光一般。鳳姐嚇的魂不附體，不覺失聲的咳了一聲，卻是一隻大狗。那狗掉頭回身，拖着一個掃帚尾巴，一氣跑上大土山上，方站住了；回身猶向鳳姐拱爪兒。

鳳姐兒此時心跳神移，急急的向秋爽齋來。已將來至門口，方轉過山子，只見迎面有一個人影兒一恍。鳳姐心中疑惑，心裏想着必是那一房的丫頭，便問：『是誰？』問了兩聲，並沒有人出來，已經嚇得神魂飄蕩。恍恍惚惚的，似乎背後有人說道：『嫦娥，連我也認不得了！』鳳姐忙回頭一看，只見這人形容俊俏，衣履風流，十分眼熟；只是想不起是那房那屋裏的媳婦來。只見婦人又說道：『嫦娥只管享榮華受富貴的心，把我那年說的「立萬年永遠之基，」都付於東洋大海了！』鳳姐聽說，低頭尋思，總想不起。那人冷笑道：『嫦娥那時怎樣疼我了？如今就忘在九霄雲外了！』

鳳姐聽了，此時方想起來是賈蓉的前妻秦氏；便說道：「噯呀！你是死了的人哪！怎麼跑到這裏來了呢？」啐了一口，方轉回身。脚下不防一塊石頭絆了一交，猶如夢醒一般，渾身汗如雨下。雖然毛髮悚然，心中卻也明白；只見小紅，豐兒，影影綽綽的來了。鳳姐恐怕落人褒貶，連忙爬起來說道：「你們做什麼呢？去了這半天！快拿來，我穿上罷。」一面豐兒走至跟前伏侍穿上，小紅過來攙扶。鳳姐道：「我纔到那裏，他們都睡了，咱們回去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帶了兩個丫頭，急急忙忙，回到家中。

賈璉已回來了，只是見他臉上神色更變，不似往常；待要問他，又知他素日性格，不敢突然相問，只得睡了。至次日五更，賈璉就起來要往總理內庭都檢點太監裘世安家去打聽事務。因太早了，見桌上有昨日送來的抄報，便拿起來閒看。第一件是雲南節度使王忠一本：新獲了一起私帶神鎗火藥出邊事，共有十八名人犯；頭一名鮑音，口稱係太師鎮國公賈化家人。第二件是蘇州刺史李孝一本：參劾縱放家奴，倚勢陵辱軍民，以致因姦不遂，殺死節婦一家人命三口事，兇犯姓時名福，口稱係世襲三等職銜賈範家人。賈璉看見這兩件事，心中早又不自在起來。待要看第三件，又恐遲了，不能見裘世安的面；因此，急急的穿了衣服，也等不得吃東西。恰好平兒端上茶來，喝了兩口，便騎馬走了。平兒在房內收拾換下的衣服。

此時鳳姐尚未起來，平兒因說道：「今兒夜裏我聽着奶奶沒睡什麼覺，我這會子替奶奶搵

着，好生打個盹兒罷。」鳳姐半日不言語。平兒料着這意思是了，便爬上炕來，坐在身邊，輕輕的撻着。纔撻了幾拳，那鳳姐剛有要睡之意，只聽那邊大姐兒哭了，鳳姐又將眼睜開。平兒連向那邊叫道：「李媽，你到底是怎麼着？姐兒哭了，你到底拍着他些。你也忒好睡了！」

那邊李媽從夢中驚醒，聽得平兒如此說，心中沒好氣，只得很命拍了幾下，口裏嚙嚙囔囔的罵道：「真真的小短命鬼兒！放着屍不挺，三更半夜，號你娘的喪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咬牙，便向那孩子身上擰了一把。那孩子哇的一聲，大哭起來了。鳳姐聽見，說：「了不得！你聽聽！他該挫磨孩子了！你過去把那黑心的養漢婆娘下死勁的打他幾下子，把姐兒抱過來！」平兒笑道：「奶奶別生氣，他那裏敢挫磨姐兒？只怕是不限防，錯碰了一下子也是有的。這會子打他幾下子不要緊，明兒叫他們背地裏嚼舌根，倒說三更半夜打人。」

鳳姐聽了，半日不言語；長嘆一聲說道：「你瞧瞧！這會子不是我七旺八旺的呢！明兒要我死了，剩下這小孽障，還不知怎麼樣呢！」平兒笑道：「奶奶，這怎麼說？大五更的，何苦來呢？」鳳姐冷笑道：「你那裏知道！我是早已明白了！我也不久了！雖然活了二十五歲，人家沒見的也見了，沒吃的也吃了，也算全了；所有世上有的，也都有了；氣也算賭盡了，強也算爭足了；就是「壽」字兒頭上缺一點兒，也罷了！」平兒聽說，由不得滾下淚來。鳳姐笑道：「你這會子不用假慈悲。我死了，你們只有歡喜的。你們一心一計，和和氣氣的，省得我

是你們眼裏的刺是的。只有一件，你們知好歹，只疼我那孩子就是了！」平兒聽說這話，越發哭的淚人是。鳳姐笑道：「別扯你娘的臊了！那裏就死了呢？哭的那麼痛！我不死，還叫這哭死了呢！」平兒聽說，連忙止住哭，道：「奶奶說得這麼傷心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又搥，半日不言語。

鳳姐又朦朧睡去。平兒方下炕來要去，只聽外面脚步響。誰知賈連去過了，那套世安已經上朝去了，不遇而回；心中正沒好氣，進來就問平兒道：「那些人還沒起來麼？」平兒回說：「沒有呢。」賈連一路捧簾子進來，冷笑道：「好！好！這會子還都不起來，安心打擂台打撒手兒！」一疊聲又要吃茶。平兒忙倒了一碗茶來。原來那些丫頭老婆見賈連出了門，又復睡了，不打諒這會子回來，原不曾預備，平兒便把溫過的拿來。賈連生氣，舉起碗來，嘩郎一聲，擗了個粉碎。

鳳姐驚醒，嚇了一身冷汗；噯呀一聲，睜開眼，只見賈連氣狠狠的坐在傍邊，平兒彎着腰拾碗片子呢。鳳姐道：「你怎麼就回來了？」問了一聲，半日不答應，只得又問一聲。賈連喝道：「你不要找回來，叫我死在外頭麼！」鳳姐笑道：「這又是何苦來呢？常時我見你不像今兒回來的快，問你一聲，也沒什麼生氣的。」賈連又喝道：「又沒遇見，怎麼不快回來呢！」鳳姐笑道：「沒有遇見，少不得耐煩些；明兒再去早些兒，自然遇見了。」賈連喝道：「我可

不「吃着自己的飯，替人家趕禳子」呢！我這裏一大堆的事，沒個動秤兒的；沒來由，爲人家的事嘈鬧了這些日子，當什麼正經呢！那有事的人，還在家受用，死活不知；還聽見說要鑼鼓喧天的擺唱戲做生日呢！我可瞎跑他娘的腿子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往地下啣了一口，又罵平兒。

鳳姐聽了，氣的乾咽；要和他分證，想了一想，又忍住了；勉強陪笑道：「何苦來生這麼大氣？大清早起，和我叫喊什麼？誰叫你應了人家的事？你既應了，就得耐煩些，少不得替人家辦辦——也沒見這個人自己有爲難的事，還有心腸唱戲擺酒的鬧！」賈璉道：「你可說麼！你明兒倒也問問他！」鳳姐詫異道：「問誰？」賈璉道：「問誰！問你哥哥！」鳳姐道：「是他麼？」賈璉道：「可不是他，還有誰呢！」鳳姐忙問道：「他又有什麼事，叫你替他跑？」賈璉道：「你還在壞子裏呢！」鳳姐道：「真真這就奇了！我連一個字兒也不知道！」賈璉道：「你怎麼能知道呢？這個事，連太太和姨太太都不知道呢。頭一件，怕太太和姨太太不放心；二則你身上又常鬧不好；所以我在外頭壓住了，不叫裏頭知道的。說起來，真真令人惱！你今兒不問我，我也不便告訴你。你打諒你哥哥行事像個人呢！你知道外頭人都叫他什麼！」鳳姐道：「叫他什麼？」賈璉道：「叫他甚麼！」叫他「忘仁」！」

鳳姐撲嗤的一笑：「他可不叫王仁，叫什麼呢？」賈璉道：「你打諒那個王仁麼？是忘了

仁義禮智信的那個「忘仁！」鳳姐道：「這是什麼人這麼刻薄嘴兒糟蹋人！」賈璉道：「並不是糟蹋他。今兒索性告訴你，你也知道你那哥哥的好處！你知道他給他二叔做生日麼？」鳳姐想了一想道：「噯呀！可是呀！我還忘了問你！二叔不是冬天的生日麼？我記得年年都是寶玉去。前日老爺陞了，二叔那邊送過戲來，我還像偷兒的說：「二叔爲人最是苛刻的，比不得大舅太爺。他們各自家裏還『烏眼雞』是的；不麼，昨兒大舅太爺沒了，你瞧他是個兄弟，他還出了一頭兒攪了個專兒麼？」所以那一天說趕他的生日，咱們還他一班戲，省了親戚跟前落虧欠。如今這麼早就做生日，也不知是什麼意思！」賈璉道：「你還作夢呢！他一到京，接着大舅太爺的首尾，就開了一個弔。他怕咱們知道攔他，所以沒告訴咱們，弄了好幾千銀子。後來二舅噴着他，說他不該一網打盡。他吃不住了，變了個法兒，就指着你們二叔的生日撒了個網，想着再弄幾個錢，好打點二舅太爺不生氣。也不管親戚朋友冬天夏天的，人家知道不知道，這麼丟臉！你知道我起早爲什麼？這如今因海疆的事情，御史參了一本；說是大舅太爺的虧空，本員已故，應着落其弟王子勝，姪王仁賠補。爺兒兩個急了，找了我給他們托人情。我見他們噉的那麼個樣兒；再者，又關係太太和你；我纔應了。想着找總理內庭都檢點老裘替他辦，或者前任後任，挪移挪移；偏又去晚了，他進裏頭去了！我白起來跑了一趟，他們家裏還在那裏定戲擺酒，你說說，叫人生氣不生氣！」

鳳姐聽了，纔知王仁所行如此，但他素性好強護短，聽見賈璉如此說，便道：『憑他怎麼樣，到底是你的親大舅兒。再者，這件事，死的大太爺，活的二叔，都感激你罷了。沒什麼說的，我們家的事，少不得我低三下四的求你了；省的帶累別人受氣，背地裏罵我！』說着，眼淚早流下來；掀開被窩，一面坐起來，一面挽頭髮，一面披衣裳。賈璉道：『你倒不用這麼着；是你哥哥不是人，我並沒說你呀。況且我出去了，你身上又不好；我都起來了，他們還睡！咱們老輩子有這個規矩麼？你如今做好好先生不管事了。我說了一句，你就起來；明兒我要嫌這些人，難道你都替了他們麼？好沒意思啊！』

鳳姐聽了這些話，纔把淚止住了；說道：『天也不早了，我也該起來了。你有這麼說的，你替他們家在心的辦辦，那就是你的情分了。再者，也不光爲我；就是太太聽見也歡喜。』賈璉道：『是了，知道了。』大蘿蔔還用尿澆？』平兒道：『奶奶這麼早起來做什麼？那一天奶奶不是起來有一定的時候兒呢？爺也不知是那裏的邪火，拿着我們出氣。何苦來呢？奶奶也算替爺爭穀了。那一點兒不是奶奶當頭陣？不是我說：爺把現成兒的也不知吃了多少。這會子替奶奶辦了一點子事，又關會着好幾層兒呢，就是這麼拿糖作醋的起來，也不怕人家寒心？況且這也不單是奶奶的事呀。我們起遲了，原該爺生氣，左右到底是奴才呀；奶奶眼瞞，儘着時子裏的成了一個病包兒了，這是何苦來呢！』說着，自己的眼圈兒也紅了。

那賈璉本是一肚子悶氣，那裏見得這一對嬌羞美妾，又尖利，又柔情的話呢；便笑道：「噯了！噯了罷！他一個人就噯使的了，不用你幫着！左右我是外人；多早晚我死了，你們就清淨了！」鳳姐道：「你也別說那個話，誰知道誰怎麼樣呢！你不死，我還死呢！早死一天早心淨！」說着，又哭起來。平兒只得又勸了一回。那時天已大亮，日影橫窗，賈璉也不便再說，站起來出去了。

鳳姐自己起來，正在梳洗，忽見王夫人那邊小丫頭過來道：「太太說了：叫問二奶奶今日過舅太爺那邊去不去：要去，就叫二奶奶同着寶二奶奶一路去呢。」鳳姐因方纔一段話已經灰心喪氣，恨娘家不給爭氣；又兼昨夜園中受了那一驚，也實在沒精神；便說道：「你先回太太去。我還有一兩件事沒辦清，今日不能去；況且他們那又不是什麼正經事。寶二奶奶要去，各自去罷。」小丫頭答應着回去回覆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鳳姐梳了頭，換了衣服，想了想：雖然自己不去，也該帶個信兒；再者，寶釵還是新媳婦，出門子自然要過去照應照應的；於是見過王夫人，支吾了一件事，便過來到寶玉房中。只見寶玉穿着衣服，歪在炕上，兩個眼睛，默默的看寶釵梳頭。鳳姐站在門口，還是寶釵一回頭看見了，連忙起身讓坐。寶玉也爬起來，鳳姐纔笑嘻嘻的坐下。寶釵因說麝月道：「你們瞧着二奶奶進來，也不言語聲兒！」麝月笑着道：「二奶奶頭裏進來就擺手兒不叫言語呢。」鳳

姐因向寶玉道：『你還不走，等什麼呢？沒見這廝大入了，還是這麼小孩子氣的。人家各自梳頭，你爬在旁邊看什麼？成日家一塊子在屋裏，還看不厭？也不怕丫頭們笑話？』說着，嗤的一笑，又瞅着他啞嘴兒。

寶玉雖也有些不好意思，還不理會；把個寶釵直臊的滿臉通紅，又不好聽着，又不好說什麼。只見襲人端過茶來，只得搭訕着，自己遞了一袋煙。鳳姐兒笑着站起來接了，道：『二妹妹，你別管我們的事，你快穿衣服罷。』寶玉一而也搭訕着，找這個，弄那個。鳳姐道：『你先去罷，那裏有個爺們等着奶奶們一塊兒去的理呢？』寶玉道：『我只是嫌我這衣裳不大好，不如前年穿着老太太給的那件「雀金呢」好。』鳳姐因啞他道：『你爲什麼不穿？』寶玉道：『穿着太早了。』

鳳姐忽然想起，自悔失言；幸虧寶釵也和王家是親，就是那些丫頭們跟前，已經不好意思了。襲人卻接着說道：『二奶奶還不知道呢；就是穿得，他也不穿了。』鳳姐道：『這是什麼緣故？』襲人道：『告訴二奶奶，真是我們這位爺的行事都是天外飛來的！那一年因二舅太爺的生日，老太太給了他這件衣裳，誰知那一天就燒了。我媽病重了，我沒在家，那時候還有晴雯妹妹呢；聽見說：病着整給他補了一夜，第二天，老太太纔沒瞧出來呢。去年那一天，上學天冷，我叫焙茗拿了去給他披披；誰知這位爺見了這件衣裳，想起晴雯來了，說了總不穿

了，叫我給他收一輩子呢。」

鳳姐不等說完，便道：「你提晴雯，可惜了兒的！那孩子模樣兒手兒都好；就只嘴頭兒利害些。偏偏兒的太太不知聽了那裏的謠言，活活兒的把個小命兒要了，還有一件事：那一天，我瞧見廚房裏柳家的女人，他女孩子叫什麼五兒，那丫頭長的和晴雯脫了個影兒是的。我心裏要叫他進來，後來我問他媽，他媽說是很願意。我想着寶二爺屋裏的小紅跟了我，我還沒還他呢，就把五兒補過來。平兒說：「太太那一天說了，凡像那個樣兒的，都不叫派到寶二爺屋裏呢。」我所以也就擱下了。這如今寶二爺也成了家了，還怕什麼呢？不如我就叫他進來，可不知寶二爺願意不願意。要想着晴雯，只聽見這五兒就是了。」寶玉本要走，聽見這些話已厭了。襲人道：「爲什麼不願意？早就要弄了來的；只是因爲太太的話說的結實罷了。」鳳姐道：「那麼着，我明日就叫他進來。太太的跟前，有我呢。」寶玉聽了，喜不自勝，纔走到寶母那邊去了。

這裏寶釵穿衣服。鳳姐兒看他兩口兒這般恩愛纏綿，想起賈璉方纔那種光景，好不傷心；坐不住，便起身向寶釵笑道：「我和你到太太屋裏去罷。」笑着出了房門，一同來見寶母。寶玉正在那裏回寶母往舅舅家去。寶母點頭說道：「去罷；只是少吃酒，早些回來，你身子纔好些。」寶玉答應着出來；剛走到院內，又轉身回來，向寶釵耳邊說了幾句，不知什麼。寶釵笑

道：「是了，你快去罷。」將寶玉催着去了。

這裏賈母和鳳姐，寶釵說了沒三句話，只見秋紋進來傳說：「二爺打發焙茗轉來說，請二奶奶。」寶釵說道：「他又忘了甚麼，又叫他回來？」秋紋道：「我叫小丫頭問了焙茗，說是二爺忘了一句話，叫我回來告訴二奶奶：若是去呢，快些來罷；若不去呢，別儘在風地裏站着。」說的賈母，鳳姐並地下站着的衆老婆子丫頭都笑了。寶釵飛紅了臉，把秋紋啐了一口，說道：「好個糊塗東西！這也值得這樣慌慌張張跑了來說？」秋紋也笑着回去，叫小丫頭去罵焙茗。那焙茗一面跑着，一面回頭說道：「二爺把我巴巴的叫下馬來，叫回來說的。我若不說，回來對出來，又罵我了。這會子說了，他們又罵我！」

那丫頭笑着跑回來說了，賈母向寶釵道：「你去罷，省的他這麼記掛。」說的寶釵站不住，纔走了；又被鳳姐嘔他取笑，正不好意思。只見散花寺的姑子大了來了，給賈母請安。見過鳳姐，坐着吃茶。賈母因問道：「這一向怎麼不來？」大了道：「因這幾日廟中作好事，有幾位誥命夫人不時在廟裏起坐；所以沒得空兒來。今日特來回老祖宗：明日還有一家作好事，不知老祖宗高興不高興；若高興，也去隨喜隨喜。」賈母便問：「做什麼好事？」大了道：「前月爲王大人府裏不乾淨，見神見鬼的，偏生那太太夜間又看見去世的老爺；因此，昨日在我們廟裏告訴我，要在散花菩薩跟前許願燒香，做四十九天的水陸道場，保佑家口安甯，亡者昇天。」

，生者獲福。所以我不得空兒來請老太太的安。」

卻說鳳姐素日最厭惡這些事的，自從昨夜見鬼，心中總只是疑疑惑惑的；如今聽了大了這些話，不覺把素日的心性改了一半，已有三分信意；便問大了道：「這散花菩薩是誰？他怎麼就能避邪除鬼呢？」大了見問，便知他有些信意；便說道：「奶奶今日問我，讓我告訴奶奶知道：這個散花菩薩，來歷根基不淺，道行非常。生在西天大樹國中，父母打柴爲生。養下菩薩來，頭長三角，眼橫四目；身長三尺，兩手拖地。父母說：「這是妖精！」便棄在冰山之後了。誰知道山上有一個得道的老獼猴出來打食，看見菩薩頂上白氣冲天，虎狼遠避；知道來歷非常，便抱回洞中撫養。誰知菩薩帶了來的聰慧，禪也會談，與獼猴天天談道參禪，這時天花散漫，香雨繽紛；至一千年後飛昇了。至今山上猶見談經之處，天花散漫，所求必靈；時常顯聖，救人苦厄。因此，世人纔蓋了廟，塑了像供奉。」鳳姐道：「這有什麼憑據呢？」大了道：「奶奶又來搬駁了。一個佛爺，可有什麼憑據呢？就是撒謊，也不過哄一兩個人罷了。難道古往今來，多少明白人多被他哄了不成？奶奶試想：惟有佛家香火，歷來不絕；他到底是祝國佑民，有些靈驗，人纔信服。」

鳳姐聽來大有道理，因道：「既這麼，我明日去試試。你廟裏可有籤？我去求一籤。我心裏的事，籤上批的出來，我從此就信了。」大了道：「我們的籤最是靈的；明日奶奶去求一籤

，就知道了。」賈母道：「既這麼着，索性等到後日初一，你再去求。」說着，大家吃了茶，到王夫人各房裏去請了安，回去不提。

這裏鳳姐勉強扎掙着；到了初一清晨，令人預備了車馬，帶着平兒並許多奴僕，來至散花寺；大了帶了衆姑子接了進去，獻茶後，便洗手至大殿上焚香。那鳳姐兒也無心瞻仰聖像，一乘虔誠，磕了頭，舉起籤筒，默默的將他見鬼之事並且體不安等故，祝告了一回；纔搖了三下，只聽喇的一聲，筒中擲出一枝籤來；於是叩頭。拾起一看，只見上寫「第三十三籤，上上大吉。」大了忙查籤簿看時，只見上面寫着：「王熙鳳衣錦歸鄉。」鳳姐一見這幾個字，吃一大驚，便問大了道：「古人也有叫王熙鳳的麼？」大了笑道：「奶奶最是通今博古的，難道『漢朝王熙鳳求官』的這一段事也不曉得？」周瑞家的在旁笑道：「前年李先兒還說這一回書的。我們還告訴他，重着奶奶的名字，不要叫呢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可是呢，我倒忘了。」說着，又瞧底下的，寫道是：——

「去國離家二十年，於今衣錦返家園。

蜂採百花成蜜後，爲誰辛苦爲誰甜？」

行人至，音信遲。訟官和，婚再議。」

看完了，不甚明白。大了道：「奶奶大喜！這一籤巧得很！奶奶自幼在這裏長大，何曾回南京

去了？如今老爺放了外任，或者接家眷來，順便還家，奶奶可不是「衣錦還鄉」了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抄了個籤經，交與丫頭。鳳姐也半信半疑的。大了擺了齋來，鳳姐只動了一動，放下了要走；又給了香銀。大了苦留不住，只得讓他走了。鳳姐回至家中，見了賈母，王夫人等。問起籤來，命人一解，都歡喜非常道：「或者老爺果有此心，咱們走一趟也好！」鳳姐兒見人這麼說，也就信了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寶玉這一日正睡午覺，醒來不見寶釵；正要問時，只見寶釵進來，寶玉問道：「那裏去了，這半日不見？」寶釵笑道：「我給鳳姐姐瞧一回籤。」寶玉聽說，便問是怎麼樣的。寶釵把籤帖念了一回，又道：「家中人人都說好的；據我看，這「衣錦還鄉」四字裏頭還有原故，後來再瞧罷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又多疑了，妄解聖意。」衣錦還鄉「四字，從古至今，都知道是好的；今兒你又偏生看出原故來了。依你說，這「衣錦還鄉」還有什麼別的解說？」寶釵正要解說，只見王夫人那邊打發丫頭過來請二奶奶，寶釵立刻過去。

未知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